

詩法卷之二

詩家一指外篇

武林思山謝天



編甫校

乾坤之清氣性情之流至也有氣則有物有事斯
有理必先養其浩然存其真宰彌綸六合圓攝太
虛觸處成真而道生於詩矣詩有禪宗具摩盪眼
一視而萬境歸元一舉而群魔蕩跡超言象之表
得造化之先夫如是始有觀詩分觀詩要知身命
落處與夫神情變化意境周流亘天地以無窮妙
古今而獨往者則未有不得其所以然由是可以

明十科達四則該二十四品觀之不已而至於道
失求於古者必法于今求于今者必失於古蓋古
之時古之人而其詩如之故學者欲疏鑿情塵陶
汰氣質遣其迷妄而反其清真未有不如是而得
其所以爲詩者學下手處先須明徹古人意格聲
律其於神境事物邂逅鬱折得其全理於胷中隨
寓唱出自然超絕若夫刻意創造終虧天成苟且
經營必墮凡陋妙在著述之多而涵養之深耳然
當求正於宗匠名家之道庶幾可以橫絕旁流者

也

十科

意

作詩先命意如構宮室必法度形制已備於胷
中始施斤鉄此以實論取譬則風之於空春之
於世雖暫有其迹而無能得之於物者是以造
化超詣變化易成立意卑凡情真愈遠

趣

意之所不盡而有餘者之謂趣是猶聽鍾而得

其希微乘月而思遊汗漫宵然真用將與造化者周流此其趣也

神

其所以變化詩道濯煉性情會秀儲真超源達本皆其神也

情

是由真心靜想中生不必盡論不必不諭猶月於水觸處自然神於詩爲色爲染情染在心色染在境一時心境會至而情出焉

氣

其於條達爲清明滯著爲昏濁情貴乎流通虛往無礙盛大等乎空量熹微藹如春和然非果有所自而生之者愈不可知

理

有所興起而言也故凡一事之感一物之悟皆興起也而其悲懽通塞捻屬自然非有造設惟不盡所以盡之興猶王家之疆理也

力

今之發足將有所即靡不由是而達然猶有所
未至非日積之功未深則足力之病進於詩且
然非尋思之未深則材力之病進要在馴熟如
與握手俱往

境

耳聞目擊神寓意會凡接於形似聲響皆爲境
也然達其幽深玄虛發而爲佳言遇其淺深陳
腐積而爲俗意復如心之於境境之於心心之
於境如鏡之取象境之於心如燈之取影亦各

因其虛明淨妙而實悟自然故於情想經營如
在圖畫不著一字窅乎神生

物

凡引古證今當如已造無爲彼奪緣妄失真其
如窅然色之膠青空然水之鹽味形趣泯合神
造自如

事

詩指其一而不可著復不可脫著則落在陳腐
科曰脫則失其所以然必究其形體之微而超

乎神化之奧

四則

句

一詩之中妙在一句爲詩之根本根本不凡則花葉自然殊異復如威將示權奇兵翕合君子在位善人皆來

字

一字之妙所以含趣之微一詩之根所以生一字之妙故夫圓活善用如轉樞機溫清自然如

瞻佩玉

法

病在腐在浮在常在闇弱在生強在無謂在槍棒在嘴爪在不經猶陶家營器本陶一土而名等差非一然有古形今制之別精朴淺深之殊貴各具體用形制之似尔詩則詩矣而名制非一漢晉高古盛唐風流西岷穠冶晚唐華藻宋氏垂鏤洎西江諸家造立不等氣象差殊亦各求其似者耳

詩法
不卷之三
五
格

所以條達神氣吹噓興趣非音非響能誦而得之猶清風徘徊於幽林遇之可愛微徑縈紆於遙翠求之愈深

二十四品

中篇秘本謂之發思篇以發思者動蕩性情使之若此類也偏者得一偏能者兼取之始為全美古今李杜二人而已

雄渾杜少陵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中淡孟浩然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脩篁美曰載歸遇之非深即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王維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

消樹風日水濱柳陰踞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
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沉著 杜少陵

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鴈
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
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杜少陵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
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鍾虛佇神素

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

典雅 揭曼碩

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脩竹白雲
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
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日可讀

洗鍊 范德機

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緇磷空潭
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
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杜少陵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
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
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趙松雪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淺者屢深露餘
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盡橋碧陰金樽酒滿
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孟浩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
花開如瞻歲新真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
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孟郊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已不堪憂是有
真宰與之沉浮如淥蒲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
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強天風

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
後引鳳凰曉看六鰲濯足扶桑

精神趙虞

欲反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
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盃生氣遠出
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
花間清露未晞要踞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

思不欲癡猶春於絳明月雪時

疎埜

唯性所宅真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室
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莫不辨何時倘然適意
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范德機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
如玉步屨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
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遶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
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湫
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晴澗
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
妙不自尋遇之似天末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為摧意苦欲死招憇不來百歲
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為雄材壯士拂劍
浩然彌袞蕭蕭落葉漏雨荒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
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
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

莫至臨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
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群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
惠中令色網緼御風蓬萊汎彼無垠如不可執
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曠達選詩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
尊酒日住烟蘿花覆茅簷疎雨相過倒酒旣盡

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峩峩

流動

若納水輶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遺愚荒荒
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
反之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普說外篇 四段

世皆知詩之爲而莫知其所以爲知所以爲者
情性而莫知其所以爲情性夫如是而詩道遠
矣遠之不失乎心心之於色爲情天地日月星

辰江山烟雲人物草木響奮動悟履遇形接皆
情也拾而得之爲自然撫而出之爲機造自然
者厚而安機造者往而深厚而安者獨鶴之心
大龜之息曠古之世君子之仁往而深者清風
浥浥而同流素音于于而載往乘碧景而暗明
月撫青春之如行舟由之而得乎性性之於心
爲空空與性等空非離性而有亦不離空而性
必非空非性而性固存矣夫今有人行絳陰風
日間飛泉之清鳴禽內之美松竹之韻樵牧之音

互遇遙接知別區宇省攝備至暢然無遺是有
聞性者焉自是而盡世之所謂音者無不得之
於聞性無一物不有欲求其所以聞之而性者
猶即旅舍而覓過客往之久矣故取之非有其
方得之非覩其竅條然萬物之外雲翠之深茂
林青山掃石酌泉蕩滌神宇獨還冲真猶春花
初胎假之時雨夫復不有一日性悟之分耶集
之一指所以返學者迷途三造所以發學者之
關鑰十科所以別武庫之名件四則條達規鍵

指真踐履二十四品所以攝大道如載圖經於詩未必盡似亦不必有似而或者為詩之尤抑真人而後知詩之真知詩之真而後知一指之非真而非真之真備是一指矣

晦庵論詩所謂讀詩須沉潛諷詠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須是先將那詩來吟詠四五十遍了方可看註看了註又吟詠三四十遍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是處詩全在諷詠之功看詩不必著意裏面而分解但憑涵泳自好古

人意思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

詩看義理外更看他文章詩者古之樂章也亦如今歌曲雖然音節却不同也

三造

三段中分關鍵

細義

體系

詩貴入門之正行有未至可加心力踞頭一差愈驚愈遠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凡三百篇以降經史諸書韻語楚辭古詩樂府李陵蘇武漢魏晉人語皆須熟讀次取李杜盛唐名家菁華枕藉鈎貫橫流胷中久之自

然悟入雖未至亦不失焉楚漢魏晉盛唐諸作
斯禪宗寂上乘大曆以還已落二義晚唐則聲
聞辟支禪在妙悟詩道亦然悟有三有透徹有
分解有一知半解後取諸名家熟參倘由是而
無見焉是爲外道異端蔽其真識終非藥石可
能救之病也

詩情性也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所以妙處瑩徹
玲瓏不可湊泊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萬折東流
千燈一空言有盡而意無窮由思惟而非思惟

者也近代之作奇特解會往往以才學文字議
論爲之夫豈不工而於古人情性愈覺遠矣嗚
呼詩之道湮亦久矣

諧會五音清便宛轉宮商迭奏金石相宣謂之
聲律摹寫景物巧奪天真探索微妙意與神會
謂之物象苟無意格以至之才雖華藻辭雖雄
贍皆無足取要在意圓格高纖穠具備句老而
字不俗理深而辭不難才縱而氣不怒言簡而
事不晦如此之作始入風騷韻度焉

太篇布置首尾停均腰腹肥消少乏工緻病在不精思不精思而作多奚以爲雕刻傷氣敷演露骨若鄙而不精巧過在雕刻拙而無委曲過在不敷演人所明言者寡之難言者易之自然不俗難處一語而盡易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理要簡易事要圓活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小句精深短章醞藉大篇開闔乃爲妙也

學有餘約以用之意有餘約以盡之意中有景景中有意思有空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問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手波瀾起伏如在江湖一波未平一波又作亦猶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亂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舍文無妙聖處自悟意出格格出意先得意如印印泥止乎義理涵養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始於意格成於句字句意欲深遠句調欲清古和暢每家自有風味如樂各有聲韻乃是歸宿處做者似而失之

對好易得結好不可得起好尤不可得發端忌
作舉止收拾貴有出場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
事韻不必有出處字不必拘來歷字貴響語貴
圓意要透徹不可隔靴搔癢語要脫洒不可拖
泥帶水語直意淺脉露味短音韻散緩迫促皆
為詩之病初學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野不
害氣靡麗不可復整

學者須熟看古人求其用心處久久自然有箇
道理悟入必自工夫中來先叅李杜如佛正宗

次第方及諸法

凡作要悟入處志為主氣為輔詞為衛挹之而
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

古作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踈皆為佳製
欲造平淡當自崢嶸組纏中來涵泳力到自有
得處如造化生物不主名態

好詩圓美轉如彈丸然俗意綺靡能者輕之少
好風花老大厭之惟理會不害正氣

學者須先識古今體制雅俗向背更洗盡腸胃

間宿生葷血脂膏然後可以去穢濁而入芳潤
由是而真得矣

語貴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
體物不欲寒乞須參活句不參死句

學有二節其初不識好惡肆筆而成及始識羞
愧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
頭頭是道矣

看詩當具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辨家
數如辨蒼白方可與言詩學有力量如弓人之

鬪力未挽不知其難也力不及則分寸不可強
又如操舟入蜀屢窮險阻則日至矣中流棄去
篙楫不施維纜不持其退甚速且將傾覆

學無他術惟勤誦參請勉於有爲學者先須除
淺異鄙陋之象句叛而不叛於理言簡而意不
遺觀者要識安身立命處始得要氣象不可
尋枝摘葉貴在詞理意興有尚詞而病理尚理
而病意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每以意興爲主
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尋

大曆以來高者尚失盛唐下者已入晚唐晚唐
下者以有宋氣也唐與宋未論工拙直是氣象
不同蓋不知病何由能作不觀家法何由知病
諸名家亦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學竟無
方作無畧子結成陰花自落聲律為寂物象為
骨意格為髓須先立大意長篇曲折須三致意
方可成章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
含蓄天成為上破碎雕鏤為下百鍊成字千鏤
成句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方知鹽

味下字如奕棊三百六十路都教要好着顧臨
時如何句中有眼如華嚴經舉果善知因譬如
蓮花方其吐花而葩已具蓋中

詠物不待分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寧
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用意切
忌太過鍊句脉則意不足語工意劣格力必弱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茲要論也
有一篇命意有一句命意

為詩要有野意蓋非文不腴非質不枯然始腴

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足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學者必先命意意正則思生然後擇韻而用如驅奴隸故首尾有序

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意深義高雖文詞平勿自然高作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觀其意焉有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善矣蜀辭比事爲通疏情性無貴用事若借事以發已意則變態錯出用事雖多亦何妨

夫詩世多目爲末技然不用心不讀書不歷鍊世故則不足以名家文字頻改工夫自出所以頑鉄久鍊成鋼鉛錫冶而銀出

詩者情性也非強諫諍非逞志憾非詬道怒隣罵座之具也蓋其溫柔敦厚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悲喜情有不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比律呂而歌列干羽而舞是詩之正也其發於謗訕侵凌引領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者非詩之正也失詩之指乃詩之禍也風

雅貴溫厚之氣用意精深下語平易嬉笑之怒甚於裂眚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一字鄙貶甚於鞭撻思者卒然遇之而莫遇物有貶則失焉古作所以不可及處其剛柔緩急哀樂喜怒之間風教則存乎其中矣

詩言當正其心心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溫厚之氣自具於言辭之表卒與景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思苦言艱偽詐氣象終不逃識者之藻鑑云

詩法卷之三

嚴滄浪先生詩法

武林思山謝天瑞甫校

要論多出詩家一指中有印本此篇取其要妙者蓋此公於晚宋諸公石屏輩同時此公獨得見一指之說所以製作非諸人所及也自家立論處依舊有好者今摘寫於此其餘出一指者茲不再編矣然諸家論詩多論病而不處方卒無下手處詩體

國風 三頌 二雅 離騷 古樂府

焦仲卿
木蘭詞

鳥生八九
子兩頭尖

古選

建安體

漢末年號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

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

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

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之詩

元嘉體

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

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

通兩朝而言之杜云恐與齊梁作後塵

南北朝體

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一體也

古詩

即五言七言不甚對散篇也

排句

杜韓二集多是首尾對

集句

聚集古人詩句爲一篇

聯句

韓孟始見或二人或三四人各賦二句

或四句共成長篇

絕句

四句不相連屬或云絕取八句律之四

句或云絕妙之句

襍言

多是七言諸事皆可入內亂襍不分意

托興規戒耳

口號 或四句或八句草成而就速達意宣情
而已貴在明白條暢

回文 起竇滔妻織為回文以寄其夫周旋曲
折皆可誦與盤中體同蘇伯玉妻為之

體製名目

歌行 鞠歌行 放歌行

行 兵車行

歌 近古 長恨歌 古五子之歌 五噫歌

謠 沈炯獨酌謠 王昌齡箜篌謠

穆天子傳白雲謠

吟 古隴頭吟 孔明梁甫吟 相如白頭吟

詞 漢武秋風詞 木蘭詞

引 古辟歷引 走馬引 飛龍引

味 選五言味 儲光羲群鷗味

曲 古大堤曲 梁簡文烏栖曲

操 辛德水仙操 商陵牧子別鵠操

篇 選名都篇 京洛篇 白馬篇

唱 魏明帝氣出唱

弄 古樂府江南弄

嘆 古楚妃嘆 明妃嘆

怨 選四怨 古樂府獨步怨

哀 仲宣七哀 少陵八哀 哀江頭

愁 寒夜愁 玉階愁

思 太白靜夜思 長相思 應物莫相思

樂 齊武帝估客樂 朱藏賈古城樂

別 無家別 新婚別 垂老別

右二十品名類不等者皆依聲韻立造此即樂

中絲竹腔調自沈宋以來已絕其法後人不過
因其所存文字而效為之耳其實與古音韻漠
然也

用韻

有古韻古韻但協聲如退之此日足可惜及騷
選所用蓋多古韻也有今韻唐時方有韻書分
輕清重濁所以東冬鍾皆不同也故律詩用之
甚嚴古詩一篇中有一韻兩用曹植美女篇兩
佳字謝康樂述祖德兩人字 有一篇中一韻

三用任彥升哭范僕射三用情字古詩一篇中
有一韻六七用古焦仲卿妻是也 有一篇中
傍取六七韻者如退之此日足可惜凡用東冬
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過寬韻故入傍
韻非也用古韻爾集句自見也有全不押韻者
古採蓮曲是也 輓轡韻者雙出雙入每隔二
句用韻 進退韻者一進一退隔一句用韻又
次韻依他人所押韻和詩詩家最爲害事始於
元白極於東坡諸古人不如此但和其意爲詩

耳如杜和賈至早朝諸作是也

總論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當言語晚唐分明別
是一副當言語宋分明別是一副當言語此說
甚好識得破便是作者後生晚進不可輕易道
我曉得也有如此說者請說幾箇例頭來若涉
思議即落妄誕自欺也

古詩句語及盛唐詩句有似麗而實非麗有似
拙而實非拙唐人命題語亦不同杜詩却最把

得此處重不輕易出箇人名字

大曆之詩高者不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魏漢古詩氣象渾厚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萬論有佳句詩道病矣李杜二家不當優劣二家各有好處彼此都不可互能也子美沉鬱太白飄逸如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子美不能作如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太白不能作

太白句法謂之開門見山學者要識他安身立命處今人學他只學他許多妄誕夢寐雲霞飛

仙耳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

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不如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涕洟滿襟然後爲識不然憂金扣甕耳

韓文公琴操不可及唐賢皆亞之其語經而簡雅而文

李杜韓三公詩如金鷄擘海香象渡河龍吼虎

哮濤翻鯨躍長鎗大劔君王親征氣象自別
玉川子詭怪它有所托意耳人却不識

陶淵明多自言饑餓亦有所托耳

孟浩然詩飄逸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此一篇語
多重遊子吟云長歌有餘哀又云絲竹勵清聲
欲展清商曲古詩正不忌此也

詩自東坡自出已意爲之畧不肯效此字氣味
爲唐詩之一大變而詩至是亦大厄矣學者須

要立意高古方得若道只要與人唱和得足矣
此人不足與論詩矣

名公雅論

揭應奉云

生硬 陳腐 差錯 直置 妄誕 綺靡
蹈襲 濁穢 砌合 徘徊

此詩之十病也當出題不出題不當出題反
出題初學必須步步要學古作爲樣子模寫
之如學書之臨帖也歲月久自然聲韻相合

於古矣

虞待制云

典雅 拋擲 出塵 瀏亮 縝密 淵雅

溫蔚 宏博 純粹 瑩淨

此詩之十美也訣曰文章伎倆本無多志意安閑氣宇和自是幽輝光似玉不須巖險落群魔

李仲元御史云 豫章三日新婦 揭浦城百戰

健兒 楊蜀郡唐臨晉帖 虞清江漢法令師范

馬仲常云 杜子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枕籍離

騷死生李杜

揭君典重 楊君雄渾 虞君雅麗

范君清高

范應奉云 優游不迫 沈著痛快

力全而不苦澁 氣促而不梟張 痛巧尚

直而神思不得直 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

遺騷選韓杜為之骨體十五國風太白為之

黻藻

詩法
楊編脩云 取材於選 效法於唐

僕嘗見虞應奉論詩曰陶淵明詩穩重句句用意作出予則難之曰他曷嘗用意作蓋淵明高出一世標格虛明胷襟中澹自然流出肺腑他不曾作句語有渾厚氣象學者失之滯重

律詩不必用意得好句意在其中宋人詩多尚意而不理會句法所以不足觀作句在讀秦漢以來文字用三代古故事古樂府李杜皆祖述之

李詩七言歌行自是好至於五言古詩又更好作出來皆無迹此是他天資超逸處召對時固氣象流謫已後氣愈倜儻不群畧不以世界經意此其所以號爲詩中仙也杜詩五言自是好七言歌行又更好老杜全是學力所以不乏險阻艱難愈見精到他一生把做事業看處在詩而已

學詩之法先須思慕其爲人平生履歷操持實踐氣象然後效其文章不慕其爲人是挹末流

而不尋其源也如讀釋氏典不必就其言語上窮之

且如來雪山九年終日忍饑忍凍鵲巢於頂草穿於膝其如此處是如何大本上詩得來底自別也不是假言語

詩法家數

楊載仲弘

夫詩之爲法也有其說焉賦比興者皆詩之製作之法也然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有主意在上一句下則貼承一句而後方發出其意者有雙起兩

句而分作兩股以發其意者有一意作出者有前六句俱若散緩而收拾在後兩句者詩之爲體有六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淡曰蒼古曰沉著痛快曰優游不迫詩之忌有四曰俗意曰俗字曰俗語曰俗韻詩之戒有十曰不可硬礙人口曰爛陳不新人目曰差錯不貫串曰直置不宛轉曰妄誕事不實曰綺靡不典重曰蹈襲不識使曰穢濁不清新曰砌合不純粹曰徘徊而劣弱詩之爲難有十曰造理曰精神曰高古曰風流曰典麗曰質幹曰體

裁曰勁健曰耿介曰凄切大抵詩之作法有八曰起句要高遠曰結句要不著迹曰承句要穩健曰下字要有金石聲曰上下相生曰首尾相應曰轉摺要不著力曰占地步蓋首兩句先須濶占地步然後六句若有本之泉源源而來矣地步一狹譬猶無根之潦可立而竭也今之學者儻有志乎詩且須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沉潛諷詠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詩之士以講明之若今人之治經日就月將而自然有得則取之左右逢其源

苟爲不然吾見其能詩者鮮矣是猶孩提之童未能行者而欲行鮮不仆也予於詩之一事用工凡二十餘年乃能會諸法而得其一二然於盛唐大家數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

詩學正源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詩之六義而實則三體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之法故賦比興者又所以製作乎風雅頌者也凡詩中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然風之中有賦比興雅頌之中亦有賦比興此詩學之正源法度

詩法
之準則凡有所作而能備盡其義則古人不難到矣若直賦其事而無優游不迫之趣沉着痛快之功首尾率直而已夫何取焉
作詩準繩

立意 要高古渾厚有氣槩要沉着忌卑弱淺陋

鍊句 要雄偉清健有金石聲

琢對 要寧粗毋弱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忌俗野

寫景 景中含意事中瞰景要細密清淡忌庸腐驕

寫意 要意中帶景議論發明

書事 大而國事小而家事身事心事

用事 陳古諷今因彼證此不可着迹只使影

子可也雖死事亦當活用

押韻 押韻穩健則一句有精神如柱礎欲其

堅牢也

下字 或在腰或在膝在足最要精思宜的當

律詩要法 起 承 轉 合

破題 或對景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

起要突兀高遠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

領聯

或寫意或寫景或書事用事引證此聯要接破題要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

頸聯

或寫意寫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要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驚愕

結句

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場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盡而意無窮

七言

聲響 雄渾 鏗鏘 偉健 高遠

五言

沉靜 深遠 細嫩

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七言下字較麗實五言下

字較細嫩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詩須字

字去不得方是所以句要藏字要藏意如聯

珠不斷方妙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或興起或比起或賦起須要寓意深

遠托辭溫厚反復優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懷今

或懷人傷已或瀟洒閑適寫景要雅淡推人心

之至情寫感慨之微意悲歡含蓄而不傷美刺

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之遺意方是觀漢魏古詩藹然有感動人處如古詩十九首皆當熟讀玩味自見其趣

七言古詩

七言古詩要鋪叙要有開合有風度要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唯李杜也開合粲然音

韻鏗然法度森然神思悠然學問充然議論超然

絕句

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為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叙起為佳從容承之為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

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榮遇

榮遇之詩要富貴尊嚴典雅溫厚寫意宜閑雅
美麗清細如王維賈至諸公早朝之作氣格雄
深句意嚴整如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真麟游靈
沼鳳鳴朝陽也學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後來
諸公應詔之作多用此體然多志驕氣盈處富
貴而不失其正者幾希矣此又不可不知

諷諫

諷諫之詩要感事陳辭忠厚懇惻諷諭甚切而
不失性情之正觸物感傷而無怨懟之辭雖美
實刺此方爲有益之言也古人凡欲諷諫多借
此以喻彼臣不得於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託
物陳喻以通其意但觀漢魏古詩及前輩所作
可見未嘗有無爲而作者

登臨

登臨之詩不過感今懷古寫景歎時思國懷鄉
瀟灑遊適或譏刺歸美有一定之法律也中間

宜寫四面所見山川之景庶幾移不動第一聯指所題之處宜叙說起第二聯合用景物實說第三聯合說人事或感歎古今或議論却不可用硬事或前聯先說事感歎則此聯寫景亦可但不可兩聯相同第四聯就題主意發感慨繳前二句或說何時再來

征行

征行之詩要發出悽愴之意哀而不傷怨而不亂要發興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時

感事觸物寓情方可若傷亡悼屈一切哀怨吾無取焉

贈別

贈別之詩當寫不忍之情方見襟懷之厚然亦有數等如別征戍則寫死別而勉之努力效忠送人遠遊則寫不忍別而勉之及時早回送人仕宦則寫喜別而勉之憂國恤民或訴已窮居而望其薦拔如杜公唯待吹噓送上天之說是也凡送人多托酒以將意寫一時之景以興懷

寓相勉之辭以致意第一聯叙題意起第二聯
合說人事或叙別或議論第三聯合說景或帶
思慕之情或說事第四聯合說何時再會或囑
付或期望於中二聯或倒亂前說亦可但不可
重復須要次第末句要有規警意味淵末為佳
詠物

詠物之詩要托物以伸意要二句詠狀寫生忌
極雕巧第一聯須合直說題目明白物之出處
方是第二聯合詠物之體第三聯合說物之用

或說意或議論或說人事或用事或將外物體
證第四聯就題外生意或就本意結之
讚美

讚美之詩多以慶喜頌禱期望為意貴乎典雅
渾厚用事宜的當親切第一聯要平直或隨事
命意叙起第二聯意相承或用事必須實說本
題之事第三聯轉說要變化或前聯不會用事
此正宜用引證蓋有事料則詩不空踈結句則
多期望之意大抵頌德貴乎實若褒之太過則

近乎諛讚美不及則不令人情而有淺陋之失矣

賡和

賡和之詩當觀元詩之意如何以其意和之則更新奇要造一兩句雄健壯麗之語方能壓倒元白若又隨元詩脚下走則無光彩不足觀其結句當歸着其人方得體有就中聯歸着者亦可

哭挽

哭挽之詩要情真事實於其人情義深厚則哭之無甚情分則挽之而已矣當隨人行實作要切題使人開口讀之便見是哭挽某人方好中間要隱然有傷感之意

詩體三百篇流爲楚詞爲樂府爲古詩十九首爲蘇李五言爲建安黃初此詩之祖也文選劉琨阮籍潘陸左郭鮑謝諸詩淵明全集此詩之宗也老杜全集詩之大成也

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或感古懷今或

傷今思古或因事說景或因物寄意一篇之中先
立大意起承轉結三致意焉則工緻矣結體命意
煉句用字此作者之四事也體者如作一題須自
斟酌或騷或選或唐或江西騷不可雜以選選不
可雜以唐唐不可雜以江西須要首尾渾全不可
一句似騷一句似選

詩要鋪叙正波瀾濶用意深琢句雅使字當下字
響觀詩之法亦當如此求之

凡作詩氣象欲其渾厚體面欲其宏濶血脉欲其
貫串風度欲其飄逸音韻欲其鏗鏘若雕刻傷氣
敷演露骨此涵養之未至也當益以學

詩要首尾相應多見人中間一聯儘有奇拙全篇
湊合如出二手便不家數此一句一字必須着意
聯合也大槩要沉着痛快優游不迫而已

有辭盡而意不盡者如剡溪歸棹是也意盡而辭
不盡者如搏扶搖是也意盡而辭未當盡處則不
可以不盡辭盡而意不盡者不可以長語益之也
辭意不盡者不盡之中固以深盡之矣

詩有意格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句字末矣

詩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妙

詩結尤難無好結句可見其人終無成也詩中用事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說意要圓活說景要微妙譏人不可露使人不覺

詩要鍊字字者眼也如老杜詩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鍊中間一字地拆江帆隱天晴木葉聞鍊

末後一字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色新鍊第二字非鍊歸入字則是兒童詩又曰瞑色赴春愁又曰無因覺往來非鍊赴覺字便是俗詩如劉滄詩云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是鍊銷入字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烟波是鍊空浩二字寂是妙處